曾惠敏公文集

巴黎復陳俊臣中丞 壬午九月二十一日

捧誦另箋詢及洋務之要端謂必知彼之所長我之所短然後辦理不至孟浪至哉言乎茲三語者卽是普天下辦洋務之圭臬南鍼再貢千言萬句亦不能出此範圍矣弟承藉餘蔭混被

皇仁初登仕版卽越數萬里而遠使敵廷自問備員而已實不得謂之通知洋務上年改訂俄約收地未全內疚方深都門士大夫以爲稍能補苴前約之綻漏不復苛責來書亦引爲弟功過垂奬借讀之益增媿耳又遽許弟爲識途之馬而下問焉愈覺皇然無以爲對去歲答王祭酒二函曾盜之見頗書一二

錄稿奉上不審有當尊意否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亙古未有之奇局中國士民或畏之如神明或鄙之爲禽獸皆非也以勢較之如中國已能自強則可似漢唐之馭匈奴西域吐蕃回紇若尚未能自強則直如春秋戰國之晉楚齊秦鼎峙而相角度長而絜大耳彼諸邦者咸自命爲禮義教化之國平心而論亦誠與島夷社番苗猺獠猓情勢判然又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禮義教化雖有不同然事之不在情理中者則雖僻在數萬里外之國亦不能經行而無滯弟愚以爲辦洋務并非別有奧竅遇事仍宜以吾華之情理酌之理之所在百折不回不可爲威

力所詘理有不足則見機退讓不自恃中華上國而欺陵遠人可許者開口卽許不可許者終始不移庶交涉之際稍有把握夫彼此風俗既異刑律亦殊兩國官紳辯論情理誠未必纖悉必合然在位者若肯細詢彼國風俗刑律所以致異之源亦不難詳論婉商折衷一是也各省雖辦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撤去邀譽於紳民陽遵條約暗拒教士之成見專論其事之有理無理不問其人之是教非教則棘手之事亦當漸少惟西人之赴華者較少安分守禮之徒工商教士之嗜利者無足論已卽洋官亦往往昌言於眾曰處東方之人不厭譎偽去詐用誠難以成事編爲口訣轉相授受此必有前人已行之陳迹足以

召侮而來訕者思之喟然初出洋時寫日記寄譯署不知滬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奉一册以供一笑使俄之役有問答節略已陳之芻狗不足復觀倘我公亦欲閱之下次當承命奉上

巴黎稟復九叔父 壬午十月初四日

捧讀七月十六二十八八月初八三次賜諭敬審精神勝常全眷清吉至深慶慰法人屠甫夷即姪前此寄呈鈔案全册去臘復奏摺中所述之商人堵布益也當時運銅虧本實有其事法人之圖越該商與其黨實慫臾之蓋法爲民主之國商民勢大政府權輕政府之所行一商一民足以把持而梗阻之政府所不願行一商一民足以搖惑衆心而脅制之此近年法國政府

之所以屢次換人也姪之難處亦在乎此蓋一傅衆咻一暴十寒而能有成者鮮矣前宰相佛來西尼因姪屢次爭辯又見吾華備兵派艦并非徒託空言是以其氣甚餒已將拖宕茲事不復與辦未幾而法人嫌其巽懦遂易他相巽懦雖非專指越事然今相杜克來鑒於佛相之覆轍事事改從剛勁勇往一路越南之患仍未已也杜相於姪面談則含糊答應於姪文牘則延閣不覆計此事殊非口舌所能奏功奈何余佐卿乃不永年可憐可惜閩松生病痢久不愈亦殊可憂吾湘近年屢喪有才之少年不獨吾家家運不佳即省運亦減色姪初九日擬赴倫敦若外部與威使一時不能議及鴉片稅事則小住旬許仍當回

法耳

倫敦復李丹崖星使 壬午十月十七日

頃奉十三日惠函敬承一二鎭遠鐵艦出塢紀澤以來英之故未克躬襄典儀深爲悵歉囑遣參贊隨員隨侍台旌極所欣願唯湘浦商農均已來英康侯不能離法是參贊均難分身弟擬派繙譯官聯輿子振隨員謝先任智卿屆時前往以副德意但不審以何日趕到尊署乃爲合宜乞示知如蒙囑琴齋參使率書數語就近告之康侯尤省轉折

倫敦致劉康侯太守 同日

中國鐵甲船告成兄處相隔咫尺不能不遣人前往茲將復丹

崖星使函稿寄弟一閱望告知子振智卿如丹崖有函約定確期即可如期赴德也

巴黎致總署總辦 壬午十月二十七日

本月初九日由法赴英覲詣外部晤尚書伯爵葛蘭斐爾侍郎龐斯弗德又威妥瑪公使亦來使署晤談數次紀澤於洋藥稅釐並徵之說時時隱約涉及尚未作為公事正言辨論茲將是晚所談節略譯漢錄呈台閱第二卡後釐金抽多抽少任中國官自主英人更不過問較之威使索我卡單釐章者稍似近情但微窺其意英廷既不問內地釐金則海關除正稅之外祇能略加釐稅而厥數不能過多究竟在我必須加至若干乞衙門

於接閱紀澤此函後再賜一電確切見示刻下英國議院已散葛相回鄉大約西歷年內無可商議紀澤已於昨日回駐巴黎靜候英廷消息且候衙門電示如兩月之內仰有商議之局紀澤當摘此函要語由電請示耳

巴黎致總署總辦 壬午十一月二十七日

本月望接奉堂憲九月二十日鈞函并鈔示增訂各口稅務司副稅務司寶星等第及指示丹崖所詢三端自當遵照作爲定章并遵諭函達李星使以備西人問答繙譯法文寶星章程現由巴黎書局排印八百本除由紀澤分送英法俄各國外部暨駐美德日本各出使大臣外其餘大批四百本由繙譯官聯與

乞假回京之便齎呈衙門察收以備通行吉林交涉三案於俄官賄縱匪犯之事已按照原文摘敘一牘照會俄國外部俟譯就法文後再行咨呈鑒核其俄官酷虐華民一案紀澤原擬具牘辯論然查西洋各國章程凡民寄居某國即歸某國律法刑章辦理至其與中國日本及與各回部相交則西人犯法必由領事官按西法懲辦不歸地方官管轄此係交涉之變例爲歐美兩洲各國之所無檢查續增條約第八款雖有各辦各國之人一語然上文指明領事官與地方官云云則仍係在中國地方犯事可知各條約中似未載有華人寄居俄國屬地者彼此各辦各民之條然則西人在華犯事歸領事官懲辦而華民在

西國屬地犯事者不能歸華官懲辦俄國亦與英法德各國相同也吳京卿文稱即其俱用俄國律不用中國律是儼然以華民之在俄界者即爲俄國之民情節關係最重等語誠爲至論然各國齊心藉條約爲言以與我中國爲難明知其未爲公允然其勢似難驟改紀澤懷此疑團是以遲囘未遽具牘不審衙門中會否據吳京卿所陳照會布使該使答覆如何統求賜示若敝處必須具牘辯論俟奉衙門示覆再行照會該國外部至於剖驗一層係不常有之事查西洋定章凡因疾身故無論富紳男婦必由死者家屬赴巡捕衙門報明飭派官醫來驗詢明延何人診治驗明醫方飭傳原醫具結存案然後殮埋其必須

剖驗者蓋謀害受傷及服毒等案未曾延醫診治者也至剖驗死者以考究病源非死者遺囑捐捨其體非與屍親議明則斷無强剖之理

巴黎復重伯 壬午十二月二十二日

陳姑丈來帶到手書及近作詩稿甚慰遠懷姪之穎敏得諸天授學吾詩乃是取法乎下宜取漢魏唐宋名作研誦而步趨之方可有成勉旃吾意欲汝兄弟奉母居鄉四叔祖父亦深韙之既一時未能見從望吾姪專從斂抑韜晦上用功則居城與居鄉倘非必爭之條慎擇交游愛惜物力勿使少年盛氣勿管他人閒事頁言盡此四語惟姪姿禀過人能領悟也姑丈談及省

城諸友有愛汝聰明者亦有識汝狂者夫狂與聰明實相表裏狂非惡字也但須分清界限自恥不若人而孜孜求進凡古今有聲有光之事皆視爲吾所能爲無私毫畏難之心者狂也自恃人莫已若而悻悻自好好訕惡直隱善揚惡責人則嚴自責則恕此之謂妄非眞狂也姪必不至蹈此諸弊因論狂字而分疏之

巴黎復郭筠仙丈 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

松生來帶交十月十日手書敬承一一泰和之變聞潭廡亦有耗失僉甚該店爲公務牽率非存心倒騙者比從容騰挪當仍有飛復之望法人陰懷吞併越南之心陽藉通商紅江爲詞若

吾華將開通富良通商各國之舉毅然引爲己任可以收越南之權延各國之譽而奪法人之口實且猛虎臨門拒之不可投一羊以飼衆虎未必非策之中者紀澤持此論久矣大疏批卻導竅敷陳剴切欽佩欽佩不審果呈遞奉旨否佐卿短命殊非意料所及丈意欲紀澤爲其家賻贈薄產誼無可諉惟此時置產之事尚無妥局不願先寄金去隨時破費耳

森比德堡再致越南王 癸未五月初八日

再啟者奉誦雅什所以垂望於紀澤者良殷且欣且惴貴邦久列屏翰誼若一家紀澤恭膺

簡命出使遐方凡此交涉之端皆紀澤應盡之職雖然今日之事有非可僅以口舌爲功者願爲貴國王一詳陳之法蘭西之心存覬覦也匪伊朝夕謀國之臣經商之客未嘗一日忘之然而猶遲遲至於今日者則以其國內而君民兩黨交訌外與德意奧三國不和時虞强鄰之窺伺勞師襲遠力有未逮近乃存行險僥倖之心希冀毋庸多費兵餉可底於成商人以是聳其執政執政以是慂其議紳然而一二有識之士未嘗不於議院顯斥其非無如利令智昏實繁有徒故欲罷而未能也此時而出以含容彼族必且益肆其志雖使者之脣焦舌敝恐未易言挽回惟有經武整軍懍然有不可犯之勢彼或心懷震疊潛遏

亂萌然後由使者與之和平商議庶幾其有濟耳且夫兵者實事也虛聲恫喝益長其驕所宜外示和平內存准備使彼晰窺事勢相喻於不言則不必血刃而其氣自沮矣近聞貴國王頗欲與各國通商此誠釜底抽薪之計所宜實力推行抑紀澤更有慮者此次法使東行必攔帶約章強請貴國王畫諾一經應允後患何可勝言惟當正辭拒絕明告以須稟命天朝此事關係匪輕務宜再三審慎聞貴邦使臣已遂天津廟堂之上必有經畫靜以俟之可也

倫敦復左中堂癸未五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一日在俄國木司姑城奉讀二月二十五日賜書敬

承一一電綫之事誤在與北公司訂議時待之過優優於北而刻於東是爲厚俄而薄英策既未善理亦欠圓紀澤爭之非左袒東司也欲藉東司之來稍收北司之權利耳至煙稅與電綫本判然兩事絕不爲誤煙稅印度部主之電綫外部主之百兩之議印度部尚書與印度總督堅持不允外部徇紀澤之請而與印度部力爭而後允我此紀澤密探而知者李相前函志在百兩譯署函亦有百一十兩如不可得百兩不可再少之語是英廷現許之數已爲合龍然紀澤尚未宣露者冀體中堂之意尚可增多察印度部聲口頗不易爭戚使以毫厘勒休於此事無復商推之權紀澤於內地免釐未議免折箱零賣之稅若戚

使有權此層亦辦不到夫洋藥內地抽釐輕重之權在我今議盡一併徵數雖較增然變爲板滯之局異日有無流弊未易豫言姪欲再折箱零賣抽稅一層以補苴於萬一亦不知將來辦理果能有實際否李相與法使特力古議越南之事聞尙未有頭緒此案每下愈況始終誤於三字曰柔曰忍曰讓吾華早示剛嚴則法人必不敢輕於舉發旣屢下越城而有倖心又自喪其良將而有怒心則法人雖欲縮手而不能吾華兵力不足禦敵既無把握則雖欲不讓而不得紀澤不見禮於敵廷久矣一腔憤血何處可灑刻下無他技能惟向英法紳民及新報館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張我之聲威冀以搖惑法紳傾其執政政府

如換新人商事或當稍易所謂無聊之極思也無才消弭此患而望藉敵廷之内訌以乘機了事又豈能有把握者

巴黎致總署總辦 癸未六月十七日

四月初四日倚裴奉寄一函初五日馳往俄國致賀俄君升冕往返奔馳四旬之久所有關係三國緊要公事均隨時由電奉聞緊要新報亦隨時加封寄遞計如期上塵青覽越南之事自法使特力古與李相商議無成李相赴津之後情形又稍不同惟紀澤之不見禮於法廷則依然如故中國意見既已屢次向彼陳明近日未接衙門電諭并無新授要語前往商論沙梅拉庫前在議院詆毀紀澤語言過肆若紀澤無事往商而猶循乎

日拜謁之虛文則可謂頑鈍無恥辱身即以辱國且忍辱往晤仍不見答是於公事無益徒示弱耳公使示弱則敵情益驕執政益有詞以欺議院近旬紀澤所以未往外部職此之故本擬前往英倫專辦洋藥稅釐併徵之案又恐南徼軍事或有瞬息之變勢須趕緊前來故尚遲回未去懸揣事勢刻下河內一帶江水盛漲仲秋以前法軍殆無能爲紀澤俟接一確音即可暫赴英耳賤軀前患怔忡在木司姑調治稍愈五月杪又復大發近日每晨起輒咯血數口血雖不多頗形委頓方事之殷不敢乞假然自愧無養氣之功誠恐法人再加凌辱則病必增劇而不可救藥矣

巴黎再致總署總辦 癸未六月十七日

敬再啟者法國勃當新報館與政府㤉瀣一氣者也該報館所刻東京輿圖紀澤購得兩種一種大而詳然南至清化省而止北圻尚未全畫一種小而密南至越都富春省而止越南境域仍未全畫合兩種而參觀之於彼間形勢及法人意嚮可以得其梗概矣謹將大而詳之一種就紀澤所知之華字地名以紅筆寫出省會較之中國安南人所畫之圖部位方向河道似稍明確寄呈六分請以四分存署以備擇要分寄及查考指授之方其二分乞分寄北南洋大臣察收至小而密之一種僅可備參觀故未多寄

巴黎復郭餡孫甥餡兩甥 癸未七月初九日

自甥母去世以來屢欲致書一詢兩甥景況每一興念感觸萬端無從說起輒復輟筆而止頃得順甥手書如獲珍寶喜極而悲又聞多甥體氣日益壯實尤慰所懷甥母阸窮半生齎志而沒幸有佳兒如吾甥者見天道之猶可徵也來函不獨文筆清暢而論事亦秩然有理窺豹一斑異日必爲有體有用之材繩祖武而慰先靈事當不遠企予望之世家子弟穎敏過人者易蹈二病曰傲曰惰然亦惟眞穎敏者爲能戒此二字甥年雖幼識解已如成人二字在所必無阿舅遠在數萬里之外無以爲贈則仍舉謙勤二字以相勖勉庶幾粹然美質不至爲甘言泛

譽者所累耳余血氣漸衰眠食尚好寓中長幼次第順平公務不甚如意法蘭西欲吞併越南蓄謀已久余為未雨之綢繆亦四年於茲矣始也樞廷譯署諸公暨合肥相國均於鄙說不甚措意事已發動而後圖之未免遲晚其間李相又為法使寶海所騙遂致不可收拾現已成相持之勢能否免成戰禍竟未可知余終日焦灼百事頹廢塌索我書書本不佳此時尤乏興趣稍緩當有所寄望將賢昆仲別號寫來以便書款令祖大人尊前久未上書率爾操觚不得端緒望於上侍時為我恭候起居外寄電報一冊近年辦法越一案略具綫索於其中請轉呈賜閱惟此冊極須慎密塌切不可輕畀外人一二好友觀之猶可

傳鈔則斷不可

倫敦復陳俊臣中丞甲申正月二十三日

敬再啟者法越之事雖强鄰蓄意已久然實由吾華示弱太甚醞釀而成目前相持不下日在危機我誠危矣彼亦未嘗不危若我能堅持不讓之心一戰不勝則謀再戰再戰不勝則謀屢戰此彼之所甚畏也越國鄙遠以爭地於數萬里之外謂之不危得乎十餘年前麥西哥之役卽彼國前車之鑒也今彼所冀倖者謂我器械不備訓練不精必無再接再厲之力故欲輕於一試將以戰艦十餘艘土客兵萬餘人遂覇東方我若爲彼所懾遽如其願豈非亙古一大恨事且非一讓卽了也各國之垂

涎於他處者勢將接踵而起何以禦之內亂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況英俄諸強國乎此次不振則吾華永無自強之日思之憤歎

倫敦復邵筱村 同日

再惠函及致康侯之書論越事切中肯綮謂吾華處處落後尤爲洞見癥結三年以前兒即深抱杞憂屢次曉曉計當時賢士大夫必嗤笑紀澤如莊生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者豈知事到臨時乃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中人西人多言李傳相爲主和之黨紀澤爲主戰之黨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隱微夫主戰與主和語雖不同意豈有異若早採主戰之言斷不至

有戰禍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之戰禍乃難免矣兄曾告譯署言法之財力不能發兵二萬人東行今法土客兵在越者已有萬五千人論者必謂兄言之不驗不知陸續增添以解騎虎之厄與一鼓作氣同時調發者情形本甚不同拮据借債竭蹶增兵法人已甚悔此舉而其勢已不可中止緜使吾華早示夏日之威俾知炎焰之下必不可以釀酒者則斷不至費米耗麴以成今日之酷也兄知事勢日迫然仍欲和平了事故有北甯之有官兵許久不敢明言最後譯署過咨之牘雷厲風行兄乃電詢北甯有官兵可否明告法國譯署復電囑明告之且囑添山西字樣此可見譯署之主剛更甚於紀澤矣惟山西既破不問

朝旨命撤使署使各國疑譯署通咨之牘紀澤明告官兵所駐之牘不足據信又使法人疑攻北甯與攻山西無異此則愚見不同之處然亦不敢自是也

倫敦復李香嚴 甲申二月二十三日

新春兩奉手書知客歲所寄函件遞達無誤法越一案弟雖屢進曲突徙薪之策然內審國勢外度敵情實未敢徼倖生事存孤注一擲之心傳聞異詞乃有李主和曾主戰之說夫紀澤所謂備戰者特欲吾華實籌戰備示以形勢令彼族知難而退即使終歸無濟而法人辦理此事尚有寸寸節節阻難之勢則他國之生心於吾華屬國屬地者不至接踵而起此區區之苦衷

也至於不欲啓釁之心未始不與合肥同也惜備戰稍遲法人增兵略地獲利已多譬諸騎虎勢難復下吾華以懼戰過甚反釀成不得不戰之勢此可爲太息者也棠觀錫印函牘年來以議論之不見信空談之無補三緘吾口力戒多言豫論因應人皆視爲妄誕事到臨頭又知追咎之無益不如其默也前寄電稿略具辦事之線索茲將續印者寄上他無所有非祕亦非嬾也

倫敦稟九叔父 甲申閏五月二十三日

自巴黎來英意興惡劣手顫難於作字久未寄稟他事之廢弛更可知矣吾華兵力不足議和亦是正辦惟所議之和約姪愚

未敢以爲是耳姪去年所爭於法廷者誠難如願而償法廷所許於姪者何難令其如言而踐吾華聞法不索兵費遂將全越讓之且云中國南界亦由法人保護後患何可勝言夫兵費之說本不合理我若不認此理法人可於新報中稍露其意而不敢具牘明索緣各國之所不韙也今既於條約中明認其理於是生出諒山一波復有索兵費之議焉受騙至此可勝浩歎姪於公事則一腔憤血寢饋難安至於私情則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姪留巴黎而吾華訂此條約姪亦無可如何而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將姪調開乃訂此約姪之志願雖未遂姪之體面仍存中國議論則不可知若西洋各國則尚無議姪者

此李相之見愛處也

倫敦再復許竹篔星使 甲申九月二十一日

再鐵艦之未囘華未始非福吾華所少者駕駛之將訓練之兵鐵艦運到勢不能不抽他艦之熟手令學駕駛則新舊艦皆用生手名爲添艦而實減也且利器所慱敵所注勢不能不撥他艦他兵以守之如緊要之城而有疎失國體攸關故鐵艦之未去承辦者稍受其累而非吾華之不幸也我兄奉查驗之旨責任甚重能於陳季同金楷里之外別有我兄攜帶心腹之人深通船職之與發否陳金二人弟未嘗確知有何劣蹟然查事之人不宜用辦事之人高明所洞鑒無俟弟之覼縷也查船以出

洋駕駛爲要未知德國守局外之例有所阻難否如不能出海似宜將目前未能驗試情形先行電奏若僅於海口駐泊之處點驗一次似未可遽允接管叨在夙契遂貢芻言務乞祕之

倫敦再致張香濤制軍 乙酉七月初四日

敬再啟者洋藥稅釐併徵一案延宕累年訖未就緒紀澤接辦又將二載今春始爭得一百一十兩之數遵
旨於六月初七日與英廷畫押定議七月初一日拜發正摺將
條約專條奏請
批准其中措辭均爲以宣露地步故用公牘鈔稿咨達典籤另具密摺詳敘歷年商議辦理情形謹鈔底稿坿函密呈台鑒不

另具牘此案昔年左相疏請每箱加稅百五十兩當時若撇開威妥瑪聯絡禁煙會紳與英廷晝夜磨難縱不能得百五十兩然尚可不止百一十兩既鬆口而復爭則即此百一十兩亦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矣閩粵各口洋藥釐金有九十餘兩八十餘兩者此約訂後較前轉爲減收未免棘手然統大局言之總以畫一併徵嚴防偷漏爲是丈謂何如紀澤七年遠役媿無寸功虎尾春冰日增恐懼幸前月十六接譯署電示朝廷已簡放劉芝田方伯爲出使英俄大臣接紀澤之任年內必可釋茲重負內渡飆輪道出珠江或可藉聆教益何幸如之

倫敦致李傅相 乙酉七月初七日

現准英國印度部尚書佉乞爾繕具節略一通由該部侍郎柏
勒恩遞交紀澤節略中係論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事英國
朝廷即欲遣使由印度前赴西藏係
天朝屬地是以先行遣派印度督署參贊官兼印度樞密院使
馬科蕾作爲特辦此事之公使徑赴京師與衙門商議以表英
廷之睦誼明認中國之主權馬公使擬於即日啟程東去仰慕
德輝擬先至天津晉謁崇階再行赴京議事伏望中堂推誠款
接并求於譯署代爲先容不勝感荷

倫敦再致李傅相 乙酉七月初九日

初七日肅奉一函計呈鈞鑒英人欲開通印度與西藏通商之

事其經始在百餘年前乾隆四十五年班禪額爾德尼自後藏入覲先與英國印度總督瓦楞黑師丁之使者博格爾言曰英廷還我布丹之地謝謝又遣足下來此議使印度與我藏中通商甚善然此事非我所能自主今請足下回印度由水路赴廣東候

命我當面奏

大皇帝求召足下入京共議商務云云其後班禪入奏有

旨召英使入京會班禪額爾德尼出痘沒於京英使博格爾染瘵沒於粵是以未及起議而當時駐藏大臣頗咎班禪不應交通英使迨印度復遣使坦訥爾入藏藏中待之遂不甚親密矣

英人記載如此當非全無所據今英廷復興前議印度部尚書佉乞爾志在必行議遣使復由印度入藏然因西藏爲中華屬地故先遣使馬科蕾入京商議馬科蕾爲印度總督之參贊兼充印度樞密院使也竊思西洋各大國近者專以侵奪中華屬國爲事而以非眞屬國爲詞蓋中國之於屬國不問其國內之政不問其境外之交本與西洋各國之待屬國迥然不同西藏與蒙古同乃中國之屬地非屬國也然我之管轄西藏較之西洋之約束屬國者猶爲寬焉西洋於該處亦只稱中華屬國而已視內地省分固爲有閒我不於此時總攬大權明示天下則將來稱屬地爲屬國者將復稱屬國爲非眞屬國又有侵奪之

虞矣茲幸英人不萌侵奪之念但以通商爲請在我似宜慨然
允之且欣然助之經營商務商務旣旺則軍務難興此天下之
通理也我之主權旣著邊界益明關權日饒屏籬永固興利也
而除害之道在焉馬科蕾之奉使專議印度西藏通商一事與
駐紮公使不同故未賫遞國書然英人視爲公使我卽宜以公
使之禮待之俟其到京與訂通商條約大端一二段而議定各
遣使臣赴藏親察彼處情形訂立通商章程仍由
中朝批准大端細目分兩次辦理自可益臻妥善至將來是否
應援粵海關監督與督撫平行之例設立駐藏監督與駐藏大
臣平行攜帶稅務司洋員赴彼設關斟酌海關收稅之例變通

行之是則樞廷譯署自有權衡非紀澤所敢妄爲擬議也

倫敦復許星使 乙酉八月二十日

奉十八日手書并合同船圖敬承敬謝即當與英廠評商立草合同槐特諾布爾送來英文說帖二分一論濟遠之弊一說新船之式似有見解而所論濟遠受礮則穹甲雖無傷而全船可沈及掩口礮臺礮子能入而不能出傷人必多又論船底大輕較他船爲易覆各層殊有關係我兄能與伏廠再商否伏廠有說相駁辯否李相來函祇重數層礮不可小於八九寸口徑甲不可薄於十二寸如用鋼面甲不可薄於十寸速率不可少於十五海里吃水不可深於十八尺此數層者據英廠說帖所論新船均有過

之無不及者然則除此以外遂任吾輩與船廠酌而議之倘伏廠不能議改英製德製有不能一律之處弟處兄處有無不便乞兄審思見覆

倫敦復許星使 乙酉八月二十七日

奉讀二十四日手書敬聆一一論濟遠說帖已囑李參贊封呈想入覽後可資參酌槐特新艦說帖則約定必須合同畫押後乃可鈔寄尊處蓋恐弟不請該廠造船而僅剽取其法也弟已見其圖確合穹甲之義

英式
穹甲
水線
高出水面

舊濟遠式
穹甲
水線
仍在水下

舊濟遠穹甲較水更低現伏廠已改高然是全甲同升較英之專升中穹者不同耳

來函此事爲範圍故詳細陳明合同一三日可訂訂後即鈔新

船說帖奉覽合同亦可速鈔經手費事感荷教益當即照辦洋藥一案照譯署之囑索取憑據恐辦不到且生未便西洋文牘之例說一事而久不覆文即算應允覆而僅言收到不置辯論亦算應允覆言收到而云俟本國商酌便成未了此案德斷不肯不覆候閱法人覆語耳據愚昧之見似不須催仍乞卓裁

倫敦復許星使 乙酉九月十三日

奉讀初十日手書蒙將德海部司員的脫里西論阿模士莊新船利弊詳晰開示感荷無涯艙口鐵甲即日當與阿廠商酌雖阿廠前言鐵艦快船截然二物斷不能製一船而兼擅其勝然艙口有鐵甲究可以稍殺礮子之力似勝於無惟濟遠用小幅

鐵甲銜聯鑲嵌則有之反不如無求益而反致損何也無鐵甲與用大幅鐵甲則礮子之來僅穿一圓洞而過耳船不受重傷圓洞亦易堵塞若用小幅鐵甲則礮子之來將推甲幅以俱入受傷既多堵塞亦難故曰用小幅鐵甲反不如不用之爲愈也弟與阿廠商酌如可添用艙口鐵甲即擬釘用大幅甲雖甲價小幅五大幅七用大幅未免稍貴亦所不計伏廠所訂水綫甲上八寸下六寸其式作　桅特不以爲然云宜用陸續減薄之式　乃能得力望高明酌之至礮臺甲弟前已與阿廠論及據稱此項臺甲祇是礮座之殼耳英之大鐵艦其桅座殼亦如此式阿歷散德里亞之戰桅座被礮子穿孔甚多而桅穩如

故礮之重遠不如槍故礮座不必用重厚之鐵甲不知其說果可採否仍候酌奪

倫敦復許星使 乙酉九月十九日

奉讀十六日手書敬聆一一謹將應復之條臚陳如左

一電

旨命造鋼面快船此船本有兩式要之皆是快船非兼鐵艦也一式爲紀澤所訂英船以全穹甲爲主礮子之來以穹甲之斜坡滑力拒之則寸厚之鋼堅如數寸以斜受之力幾如橫力也

斜力 橫力

一式爲提出穹甲之中段傳之於外以爲水綫帶甲即德製也若用穹甲以護全船復加腰甲以謀堅固無論價値

太昂幾至加倍甚不合算且船身加重喫水加深而速率減少是以不能兼擅鐵艦快船之勝徒以鐵艦快船二者之長兩無所當耳弟已將英船不宜傳腰甲之說電達譯署李相倘意見不合仍擬爭之德製提穹甲中段以傳於外大局迥不相同則不能不攷究甲之厚薄甲幅之大小矣

一英之大幅甲高七尺長隨意以汽機攤甲寬窄有限長可無窮也

一英船夾層底中空二英尺有半即三十英寸也

一弟細思德海部司員的脫里克之說似於英製未甚了了所云艙口無甲一層查德製艙口其勢如且字儿緣從前穹甲甚

低不得不爲此式英製艙口其勢如八字八是穹甲之上更出穹甲未見其險也且穹甲斜坡之外均係磚煤又多隔層此磚煤拒礮有六寸鐵板之力艙口在中不甚險矣

一礮臺座之甲無用前函已言之矣又有一層須率閱者濟遠礮下旋轉之機括高出水面無甲誠危英製藏旋礮機於穹甲之下其出水者僅雙柱耳一柱壞則另柱可用兩柱齊壞仍可以人力旋之敵人注意擊柱雖泊船不動難命中也

一承寄船圖二幅此四艘者弟已詳加查攷均重於濟遠大於濟遠價既遠昂速率亦少似難取則茲將四船大致開列於後

沙能、壓水五千百噸（濟遠僅二千三百噸）喫水二十二英尺　價二

十八萬二千磅　速率十二海里零三之一

尼耳孫　壓水七千四百七十三噸　喫水二十四尺　價三十四萬一千磅　速率十四海里馬力六千六百紀澤訂製英船

廓鄰烏德　壓水九千一百五十噸　馬力七千　價五十小甚然馬力亦五千五百五萬五千磅

晉闢利裕司　壓水七千三百噸　馬力八千　速率十六海里　價四十萬磅

敬再啟者囑擬照會致德外部論洋藥事謹具英文稿并譯漢文送呈以備採擇英文譯漢字句常苦贅滯然與西人交以西

文爲主漢文欠條暢祗好聽之我兄改稿遞送後仍乞發漢文稿及英文或德文稿見示弟已將此事商英外部請其囑駐德英使贊成此事并允錄尊處致德外部之文示沙力斯伯理侯也

倫敦復李傅相 乙酉九月二十七日

八月十七接奉鈞函因船事未定久稽裁復購造快船一案英前海部察船官李德攷驗船圖工貲極貴七八月閒彭訥畢即來電所稱巴那貝者猶在海部察船官之任遵英國議院新例亦不能爲我察船紀澤熟思惟與阿模士莊訂議造船則其匠師槐特可以爲我攷察槐特新授海部察船官未到任之前猶

在該廠與之商議即與請英海部攷訂無異初時慮及阿模士
莊生意極旺恐將索價過昂適紀澤所派隨員謝先任王世綬
前赴英國各海口船廠諮訪船式者恰到紐卡塞爾因囑其將
中國購船之事試商程式價值既欲集思廣益亦欲故令阿廠
聞之庶該廠恐貿易爲他人所奪估價稍爲公平旋據謝王二
員稟稱造船之法必須會集而成各廠商匠皆公舉倫敦之穆
次雷及紐卡塞爾之花沙二處但該二廠專製火爐機器其造
船殼及礮則推阿模士莊爲最良云云紀澤遂決意向該廠訂
製矣竊思
朝廷不恤巨帑續購利器似不妨參攷盡善精益求精因與竹

籌往復函商厰接渠信云先後與伏耳鏗廠商改濟遠之未善處如煤櫃小機艙倨窄等弊幷擬將船中腰改用水綫立甲之式又將穹甲升高平甲以下之艙拓深及船內一切布置共改十數處電請中堂酌斷均奉復電允其照改紀澤則本未歷練造船之事亦未親見濟遠製造始末無由知其利弊前承電示囑將濟遠圖式交英海部員及有名大廠詳細攷訂紀澤即於前月將譯出之原合同及竹筠所議更改之處交阿廠總辦諾布爾及匠師槐特領去領取之時槐特言須細加閱視乃具說帖諾布爾則言有一大端可望圖而知者掩口之圓礮臺徒致上重全無益處此層礮臺斷不能防開花子開花子入內掩口

則力更凶礮臺中之人必致全數糜碎是不惟無益且有害也
不如化掩口之礮臺爲遮人之擋板以護放礮之人將礮臺所
用之鐵添於船甲則上重之弊既改而礮臺內之人又不至因
掩口而更受危險云云紀澤比以諾布爾之言函商竹鶴請其
與伏廠攷證旋接渠復函言舊式掩口礮臺製欠利便本已擬
之覩英廠所言厥理至確當與伏廠商議改造并寄來伏廠新
訂草合同及改畫原圖紀澤亦即與英廠評商旋准諾布爾槐
特送來英文說帖二分一論濟遠之弊一從新船之式所論濟
遠受礮則穹甲雖無傷而全船可沈以其穹甲低於水線故也
掩口礮臺礮子能入而不能出傷人必多說帖中亦及之又論

船底太輕較他船爲易覆云云觀所貶濟遠各層均有關係而其新船之式則於中堂來示礟不可小於八九寸徑口速率不可少於十五海里吃水不可深於十八尺此數層者據說帖所論均有過之無不及者紀澤遂決意用其新式定造所謂新式者即英國通行之快船也英海部論鐵艦貴堅快船貴速幾有離之雙美合之兩傷之概紀澤所訂二艦全仿英國眞正快船之式已立合同交價三分之一動手起造矣九月初九忽接譯署電示奉

旨問濟遠快船不甚合式應暫緩照式定造著於著名各大廠詳加考察何式最善電奏候

旨遵行紀澤於初十日將業經定造不能更改并此二船已除去濟遠之病數端電復譯署乞其代奏嗣於十一日接中堂來電云譯署以隨員之函進呈奉

旨飭暫緩造十二日又接譯署電示奉

旨會紀澤電奏現定之船新式最佳須訪查確明如業經試用有效即著仿造云云紀澤思此二船之式英雖通用然除彎甲之外無甲恐將來不明此理者譏此二船無甲遂於十七日復詳電譯署申明快船加厚甲則鈍加薄甲則反不如無甲乞代

奏請

旨十九日接譯署復電云奉

旨已將紀澤電奏交中堂詳酌議奏紀澤深以英海部不添甲之論爲然是日電上中堂謂以不改爲妙二十日接電云穹甲以護機艙高出水面則兩旁水線上下易被礮穿傷機擬添水線甲十寸八寸甚慮誠爲周至然新船係以穹甲之斜坡滑力拒礮甲邊斜處正當水線上下斜甲四寸之鋼堅於豎甲十寸且穹甲斜處上有分間艙盛煤甎堅亦如六寸甲可護機艙不至受傷加甲價既過昂且恐吃水加深速率亦減二十一日謹即電復二十二日又承電示慮水線下一尺礮子能穿而詢穿甲斜至水線下尺許否又云隔堵盛煤禦礮煤盡則無蔽且慮礮子入則煤易焚鈞論又極精詳查新船穹甲邊低於水線四

尺船頭高處穹甲邊猶低於水線三尺非僅尺許而已邊艙之煤非行程極遠不至動用礮子入煤其焚甚緩易於用水澆息而戰船上以水潑子以楔塞孔又屬尋常練習之役此數層似皆可以無慮二十三日謹又電復二十八日又承寄示譯署電知紀澤與中堂往返電商一切已蒙代奏奉
旨既據該大臣等詳細商定即著電知曾紀澤依式訂造此事責成曾紀澤認眞辦理務期適用無得虛糜帑銀至干戾咎云云仰見
朝廷愼重利器之至意紀澤敢不殫精竭慮以期不誤軍國謹即遵

旨令阿廠照造不致疏忽要之英船以全穹甲爲主與德製提出穹甲之中段傳之於外以爲水線帶甲者迥然不同製法既殊得力亦異不能强之合一非中堂深明英國快船之作用不能力主以成此舉此軍國之至幸非特紀澤私衷感佩已也英國海部官既不准爲他國攷察船圖卽不肯爲人驗工紀澤前慮監工無人意欲另請西員駐廠監工竹銘謂西員功過兩無所任仍不能專責成無益於事其言甚爲有理今既派定閩生來洋分駐各廠則仍由該生照章驗工驗料料不合者立與剔換較爲得力閩生未到之前則暫派謝先任王世綬二員監驗也礮由克虜伯製而礮架仍由英製緣架下機栝甚多與船之

脈絡相聯故也擬令阿廠與德廠互相關照燐銅魚雷亦遵來
函由德廠製造刻下尙未議及裙綱不難購辦且聞西洋凡駐
泊之戰船無論船係何式均可隨時懸張裙綱此層尙須攷求
肅復

叔母熊伯夫人墓志銘

同治十三年秋九月家叔父太子少保威毅伯沅浦大人承
詔入都甫至而
穆宗皇帝升遐
今上御極
兩宮皇太后復循舊典臨　朝聽政睠懷曩昔江南殄寇之勳
慰勞有加
召對殿廷數奏移晷旋授陝西巡撫數日而改拜河東河道總
督是時吾從弟紀瑞隨侍北上試任子擢高第除職兵曹吾叔
父之冢子也一門被

恩遠近忻動而禍福倚伏天道難測家叔母熊伯夫人適以是時疾終長沙嗚呼哀哉赴至汳梁叔父悼慟不自勝既易服哭奠如禮則以書諭紀澤曰羣從子姓無如汝長知熊夫人之德無如汝詳汝其敬爲銘墓之文彙次夫人徽音懿行以示子孫毋存華飾紀澤敬諾則謹述吾叔父之言與吾弟紀瑞紀官所泣陳者筆之以爲志末敘儀範容觀之細生卒歲月子孫名次而綴之以銘辭叔父之言曰夫人笄年來歸曾氏吾大父母父母皆健在也吾少年峯銳奮踔無前而庭訓甚嚴獎勵之所未盡則譙訶而督過之或故示過抑以進於德夫人則從容規諷爲陳尊長隱微之指吾兄弟皆人傑也然意氣特盛談藝論道

議事是非處白人善否斷斷辯析間致遺言夫人則舉友悌性天之義亹亹申說甚至緊季𡢃笑偶有疾聲遽色夫人亦恐懼益恭憂皇如痗徐察爲戲然後歡然自哂余之事高堂能得歡心順受諄誨而不失婉愉之色與夫同氣雖穆式好無痛者良由夫人之賢有以裨我也其後余從事戎馬驅馳危難或暫歸而復出夫人㫘㫘款款眠食爲廢然未嘗以傷離之懷露諸語言寓書軍中亦不復關白米鹽淩雜以攪我心但舉其所聞知古之忠臣傑士勸相勖勸而已時時論及行兵籌策揣形勢適度賊情則行間宿將有不能逮古人稱頌婦德於幽閒貞靜之外又曰賢智高明如吾夫人者足以當之未邪嗚呼夫人之

事余也三十有八年始余宦學事師或走
帝都或寓省會則離別之日苦多迫王事方殷奔命汗馬擢鐩
飲血經綸夷險吉凶息耗昕夕數變則夫人日在憂危之中幼
稺盈庭鞠育成立束以禮義雜用慈嚴諸孫在抱裳褓紛陳左
提右挈拊煦靡憐加以家政墳委窘裕不常薄田數頃支應繁
多大而賓祭昏嫁之重小而醯醢瓶甒之微千端萬緒蚤莫孜
孜則又日在罷瘁磨鍊之中也暨余休沐林下疾疢薦臻夫人
侍湯藥奉盤匜饘鬻裳衣必躬必飭吾在軍時傔從小卒數人
奔走而將事者夫人以一身任之而未始有倦飢之容其勤劬
祇順抑又重可念也夫人雖有褕狄六珈之貴兒孫繞膝之福

然畢生憂勞若不知人世有所謂優遊暇豫之境者今余再被
皇恩幸得清閒之官衙署晏然枹鼓無警而吾夫人曾不得
少延年壽借享天祿閒獨愴念此悲何可斷絕邪紀瑞紀官之
言曰吾父衛師轉戰而東也吾母每夜爇香中庭籲求天神匍
匐百拜切切禱祝祝曰劇寇滋蔓四海鋋戈億姓荼毒氣數則
邪戔戔微衷匪折其私瞻卬蒼昊垂閔唸吚肆赦裁眚蘇此子
遺祝已復拜恆盡丙夜風雨霧霰嚴霜炎焅不爲休止嗚呼指
揮能事旋斡乾坤俾龍虵蟄於平陸皇路復覩清徯固由
聖天子之神武
廟堂之謀謨與吾伯父吾父忠藎勞勩之所致吾母精虔感格

獨無效乎吾母生吾兄弟姊妹凡五人時其飢飽寒煖而噢咻之半菽寸縷密緻無負至於男課耕讀女責紡績則身教言教無閒晨昏少不中程厲色譙讓未嘗有纖豪姑息之愛存焉吾兄弟皆弱年儌幸列身庠序吾母不色喜及屢應鄉試不第吾母亦不以介意但勗以立志修業寵辱不驚而已夫輕榮名而尚德量此古今豪傑之士所難吾母智識遠大之規豈尋常人所能企及萬一者哉紀瑞又言曰方吾北征叩辭時吾母淚涔涔以其乍違膝下也然教戒則曰忠孝人之本也汝侍父遠行又將榮名通籍貢登　帝廷是余所期望於汝焉者去矣勉之勿有挾以驕人勿視聽非禮勿交蕩檢之士紀官亦述母氏

訓勵之辭曰我家門第昌大汝父兄皆出則敬待賓朋臨御僕隸必誠必敬與夫出納貲財酌劑豐儉之宜皆汝職也然吾尤望汝力學篤行以蘄至於古昔賢哲體用兼備之士若夫瑣瑣庶務鍼布孔目吾雖精力衰減猶能任之嗚呼吾母病至大漸猶肫肫然念某媼貧餒孤獨不能自存宜分穀十石以振給之某婢事我謹宜遴擇艮家子而善嫁之又戚戚然念恩科鄉試伊邇慮紀官款醫嘗藥而曠誦讀之功也嘗聞古之至人阽危沈篤而思慮不亂若吾母彌留之際其殆庶幾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歟蓋吾叔父與兩弟所言大耑如此然亦皆紀澤暨羣弟婿所飫聞習見而稔知之里鄉親串所共欽仰而

豔道之者固無幾微由說溢譽阿於尊親者也其它細行隱德兩弟與諸妹所僃舉者更不可以覼縷也嗚呼世俗之人或以為門祚鼎盛涉泰履安遂可爲衣玉食頤指氣使驟改其韋布之樸之素者誠非持盈守貴之道然如吾叔母憂勤艱苦終始不渝亦豈易多覯哉吾祖宗彝訓之孅與叔父刑于之化閨閫賢淑理勢宜然顧吾叔母居不求逸樂於物賤無所耆好悱惻慈祥樂周矜寡厚施而不責薄報蓋亦天性然也叔母生而穎邁雖出窮鄉僻左之域而舉止肅穆不學而能世家名胄之女望見光采自愧以為弗及方吾家寒儉叔母布裙椎髻摻勞於井臼中饋而舂容大雅不失琚瑀珩璜之度咸豐同治之閒叔

父歷監司而任疆圻
錫封高爵叔母疊遇
覃恩洊封一品夫人
晉封一品伯夫人日貴盛矣翟茀朱幩儀制烜赫若固有之未
嘗稍萌侈汰傲慢之衡意者中懷純乎道義雖不讀書稽古而
合夫聖賢無怨無驕之旨區區外物曾不足以嬰於心吾鄉父
老有識者於茲一端嘗津津道之以吾叔母之全德論之此其
微末云余叔母生於道光五年十月十二日巳時薨於光緒元
年四月二十四日巳時春秋五十有一子二人紀瑞以從一品
廕生授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紀官正一品廕生孫三人廣漢廣

江廣河女子子三人同邑候選知縣朱式程衡陽歐陽定幹同邑彭秀璋皆子壻也孫女四人紀瑞紀官奉叔母靈輀葬於種福山之陽銘曰

湘鄉四十七均都興讓入都犂山陽熊姿超羣君子儒有銜不祛隱濼釣避世逃名賢足邵厥配易姥媲德曜誕生淑媛天鍾靈粹質嫺雅光晶瑩面如朗月瞳雙星來嬪元勳友琴瑟宮徵鏘鉌德齊一

綸綍從天煥蓮蕚年財五齡辭塵寰珠旛雲軿登九閽壽不耄期非天慳積善務滋受福啚後昆食報浩無極贏絀至理不訾忒我誕匪誣衆喙同鐫石紀盛蘊幽宮萬億千歲未渠終